

學統卷之二十七

翼統

黃勉齋先生

先生姓黃名幹字直卿號勉齋福建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先生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考亭先生自見考亭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危坐一倚或至達曙考亭語人曰直學統

卷之二十七 翼統

一

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伯恭以所聞於考亭者相質正及張南軒亡考亭與先生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娶先生寧宗卽位考亭命先生奉喪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於墓廬甚衆考亭作竹林精舍成遺先生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先生稿成考亭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纘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做此更定之病革以

孝高熊賜履敬修甫編

甫編

深衣及所著書授先生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
吾無憾矣考亭沒先生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
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
誠以兵事先生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
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先生名
德辟爲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
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
州高商老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
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
學統

卷之二十七 翼統

二

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
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先生鞫和州獄故以疑未決
先生委曲審問卒得其情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糶客
米發常平以振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
糶先生報以乞候榦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
一告糶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饑民輻湊惠撫均一
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卽
郡治後鳳棲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
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

○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卽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白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先生日以五鼓坐於堂濠○若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算幾日錢米俱

學統

卷之二十七

翼統

三

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先生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爾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先生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灩山○再拜雨卽至○後二年○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

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汝者黃
父也制置李珣辟爲叅議官再辭不受旣而朝命與
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先生卽日解印
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吾郡鞫疑獄
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先生移書珣有曰丞相誅韓
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
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
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熾矣平居
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
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
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
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
先明保伍保伍旣明則爲之立堡若蓄馬制軍器以
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
聞○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
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
變○爲○害○甚○於○□○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
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珣○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珣○往○維

學統

卷之二十七

翼統

四

揚視師與偕行。先生言敵旣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口人右背，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攜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先生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瑀曰：浮光敵學統

卷之二十七 翼統

五

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丘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竊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

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
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
且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弦之啁
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弘麗豈不思士卒
之暴露視飯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
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
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
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口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
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
學統

卷之二十七 翼統

六

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五關吾之守
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
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蕪黃決不可保蕪黃不保則江
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
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其共詆排之厥後光黃蕪
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
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
間俯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
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

爲御史李楠所劾。初先生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先生。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先生，偶儻有謀，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旣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先生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先生遂歸里，編禮著書。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先生與之講論經理，亶亶不倦。諸生朝夕質疑請益，如考亭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學統。

卷之二十七

翼統

七

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諡文肅，有經解文集行於世。

朱子曰：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中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輕。

董氏詡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愚按勉齋之言有曰：古人爲學，大抵於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事制心之語，敬勝義勝之

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又○曰○
爲○學○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固○有○之○也○然○此○心○放○
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
得○天○花○亂○墜○亦○於○我○何○有○干○涉○又○曰○事○物○未○接○思○
慮○未○萌○虛○靈○知○覺○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理○亦○爲○
之○寂○感○焉○敬○則○虛○靈○知○覺○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
不○昏○則○寂○之○時○理○之○體○無○不○存○感○之○時○理○之○用○無○
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不○能○不○囿○於○氣○又○不○能○不○

學統

卷之二十七 翼統

八

動○於○欲○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
而○昏○且○亂○矣○此○學○之○所○以○當○主○敬○也○勉○齋○之○論○學○
如○此○何○其○與○紫○陽○昭○合○也○而○其○論○道○統○也○有○曰○道○
之○正○统○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统○
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彰○彰○較○著○者○一○二○
人○而○止○爾○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
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
始○著○斯○言○也○又○何○其○見○之○真○而○斷○之○確○也○紫○陽○之○
門○固○多○賢○而○智○足○以○知○紫○陽○者○則○無○如○勉○齋○此○紫

陽於彌留之際猶拳拳以斯道之託呼勉齋而屬
之也與蓋勉齋之於朱門亦猶彥明之於程門曾
氏之於孔門云

蔡九峰先生

先生姓蔡名沉字仲默建州建陽人季通次子也少
從朱晦菴遊年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
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日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
物之理

學統卷之二十七終

學統

卷之二十七 翼統

九

如此何其與蔡陽勝公也而其論道統也有曰道

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

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彰彰較著者一

人而止爾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

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

而後朱子門人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

而後朱子門人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

而後朱子門人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

學統卷之二十八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蔡九峰先生

先生姓蔡名沉字仲默建州建陽人季通次子也少從朱晦菴遊年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具備信先聖之言不予欺也晦菴欲爲書傳未及爲遂以屬先生洪範數學久失

學統

卷之二十八

翼統

一

其傳季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先生受父師之托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之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序書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用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

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也典章
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
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
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
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爾後世人主有志
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
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有哉其序
洪範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
數數始於一象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
學統

卷之二十八

翼統

二

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者八卦
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
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
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而數周矣易更四聖
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
原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
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
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物之所以
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

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又作洪範皇極內篇其詞曰
沖○漠○無○朕○萬○物○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
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
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
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
又○曰○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
理○無○窮○焉○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化○生○者○塞○化○醇○者○賸○草○木○魚○蟲○孰○形○孰○色○無○極○之○真
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
學○統

卷之二十八

翼統

三

又曰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
氣○隱○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
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
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又○曰○陰○陽
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耶○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
繩○繩○井○井○而○形○色○俱○泯○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
同○微○之○而○知○其○顯○克○之○而○知○其○不○窮○者○其○庶○矣○哉
又○曰○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則○清○陽○而○濁○陰○以
動○靜○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則○升○陽○而○降○陰○以○奇○耦

則奇陽而耦陰。小大高卑。左右前後。向背進退。順逆。醜妍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遠。陰陽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縱橫曲直。莫或使之。又曰。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與所以陰陽五行者。其理也。與。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於虛。無語下而不泥於形。器中立而不倚。窮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又曰。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

學統

卷之二十八

翼統

四

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又曰。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又曰。人之一心。實爲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

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能與其能。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內不可分也。孰分之與。無外不可窮也。孰窮之與。思之思之。式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鬼神之爲而妙於斯。又曰。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二之。數之方生。化育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圓行方止。爲物終始。隨之而無其端也。迎之而無其原也。渾之爲一。析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爲一。又曰。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學統。

卷之二十八 翼統

五

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卽知物也。知始卽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又曰。冥漠之間。朕兆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於上山。嶽川澤。奠於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蓋先生之探蹟。鈞隱闡發。微妙有如此。初慶元中。從父謫道州。跋

涉數千里極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
悅父沒於貶所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者輒謝卻
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將
薦用之不屑就理宗紹定三年卒年六十四所著書
集傳十卷行世世稱九峰先生明正統初從祀孔子
廟庭追諡文正成化初追封崇安伯嘉靖中改稱先
儒蔡子次子抗能世其業

李氏士英曰仲默受父師之訓凜凜焉常若有負沉
潛反復者數十年於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
學統

卷之二十八

翼統

六

媿父師之託哉

唐氏庚曰濂溪明道伊川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
一邵康節出焉晦菴南軒東萊講道盛矣因數明理
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邵蔡
二子蓋欲發諸子之所未發而使理與數燦然於天
地之間其功亦不細矣

愚按九峰近述父師遠宗聖賢深潛探索者數十
年所而後乃洞然於爲理爲數之故微言邃論闡
發無餘庶幾天下之言理者不墮於虛無而言數

者不詭於正大也。愚尤愛其序書傳首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至哉斯言！所謂全體大用，一以貫之。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彼夫永康之事功，雜於霸；江西之學術，雜於禪。此無他，析體用而二之之故也。二之則用非其用，以無體也；體非其體，以無用也。異學之所以首尾橫決而表裏交喪也。一之則體中有用，用即體也；用中有體，體即用也。吾儒之所以內外渾全而精粗一致也。

學統

卷之二十八

翼統

七

學統卷之二十八終

學統卷之二十九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真西山先生

先生姓真名德秀字景元更字希元建之浦城人四歲授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入闈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初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先生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學統

卷之二十九 翼統

一

南北塗炭今茲旣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行人之遣口人欲增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口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括諸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惟謹得無滋媢我乎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爲清議所貸於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於正心誠

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
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乃名試學
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秘書郎又
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蝻蝗之變皆賊吏所致尋兼沂
王府教授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室旁蹊以
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
銳四年選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讒之先生恬不與較
宰相將用先生會言官觝之先生力辭兼禮部郎上
疏言口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口之憂蓋口亡則上
學統

卷之二十九 翼統

二

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人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
遷軍器少監六年遷起居舍人奏言權姦擅政十餘
年間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謙周端朝以上書
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
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
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
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
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
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詞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

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
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楮發行告訐繁興抵
罪者衆莫敢以聞先生奏言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
之財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
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羨者
雖大家不能免尚得名便民之策乃得免兼太常少
卿上疏言○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爲
心克○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人內變而返言於
上曰臣自楊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

學統

卷之二十九

翼統

三

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宜使強兵
足食爲進取計及今大修墾田之政數年之後積儲
克實邊民父子自相保伍正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
以爵祿縻天下士先生慨然謂劉燾曰吾徒須急引
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宥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
爲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
金通聘先生陛辭奏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
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
守優荅之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先生與留守憲

司大講荒政。以便宜發廩振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都司胡峴忌先生。倡言早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過。先生上章自明。朝廷以先生爲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徵。至是歲。不三。四先生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十二年。以集賢殿修撰。知隆興府。十五年。晉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厲僚屬。以周濂溪。胡康侯。朱晦菴。張南軒學術源流。勉士子。罷榷酤。除斛

學統

卷之二十九

翼統

四

面免和糴。以甦百姓。復立惠民倉五萬石。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史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王本意。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攷。願討論雍熙。追封秦邸故事。斟酌行之。濟王

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先生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以下何足道也帝曰一時倉卒爾先生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帝曰善帝初御清暑殿先生因經筵侍帝進曰今宮閣之儀寢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

學統

卷之二十九

翼統

五

矣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帝皆虛心開納而史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而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暨盛章始駁先生所主濟王贈典繼而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旣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先生入境首禁之彌遠死

帝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斂無狗私黷貨罷市令司革諸弊政未幾聞口減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先生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畊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名爲戶部尚書入見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念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帝欣然嘉納改翰林

學統

卷之二十九

翼統

六

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叅知政事同編修敕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祿帝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乞謝事猶神爽不亂卒時端平二年也遺表上聞帝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文忠先生長身玉立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丰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誦都城人驚傳湏洞奔擁出關曰

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然自佞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先生之學。以朱文公爲宗。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旣開。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大學衍義及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章。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文章正宗。唐書考疑。心經政經等書。行於世。世稱西山先生。明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成化中。學統

卷之二十九

翼統

七

追封浦城伯嘉靖中改稱先儒真子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踴躍。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沉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沉浸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於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於世。蓋將公利澤於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邵菴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

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則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敬軒薛氏曰朱子之後大儒真西山大學衍義有補於治道

敬齋胡氏曰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透徹真西山庶幾

學統

卷之二十九 翼統

八

又曰西山真氏先心經而後政經則身心乃出治之本也

愚按西山生平一言一動無一不與世道相關方黨鋼禁嚴正學晦塞不憚挺身直任力爲倡明而大學衍義一書本末兼該法戒具備遂爲萬世君師天下者之龜鑑當其書成表進有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

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蓋大學一書君天下者
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嗚乎至
矣哉斯言乎誠可俟之百世而不惑者矣竊謂西
山德業文章光明俊偉求之有宋殆於温公相項
背所謂斯文正宗庶幾可無愧也夫乃或者猶以
逮事濟王一節爲遺恨夫濟王非建成本也雲川
之變與六月四日之事不相類後西山入見理宗
拳拳於贈卹反覆乎綱常亦豈忘情故邸者嗚乎
是亦可以察先生當日之心矣卽奈何以王魏目

學統

卷之二十九

九

九

學統卷之二十九終

學統卷之三十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薛敬軒先生

先生姓薛名瑄字德温世河津人也曾祖諱常祖諱仲義皆通經術值元亂不仕教授鄉里父諱貞洪武初中鄉薦爲元氏教諭尋調玉田母齊氏一夕先生生於學舍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子時也先生生而肌如水晶洞見五臟家人異之不欲舉祖聞其啼聲

學統

卷之三十 翼統

一

曰體清聲喤非常兒也卜之吉乃舉育之六七歲時祖教以小學四書千百言過目卽成誦不爲嬉戲端重如老成人羣兒見其坐卽不敢過其前年十二能作詩賦時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寧李大亨范汝舟皆元耆儒謫戍玉田父延於家與先生講論經史百家及周程張朱之書於是豁然大悟悉棄其詩賦舊習而從事伊洛之學曰此孔孟正脈也自是專心精進至忘寢食諸耆退謂人曰此子聰明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結爲小友不敢以師自

居永樂中父改鄢陵教諭故事生徒無舉者謫其教官克戍鄢陵生徒從來無舉父乃使先生補鄢陵學生應河南試遂舉河南第一明年成進士宣德中授監察御史三楊聞先生名欲一識其面令人要之先生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謝不往一日三楊於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可得而屈乎稱嘆不已尋差監湖廣銀場同列以爲賀先生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讀誦冬夜雪飄盈几誦聲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翼統 二

不輟思有所得卽秉燭書之或通宵不寐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察沅州銀課不足苦累地方抗疏罷之湖北之民永利焉正統中初設各省提學憲臣吏部尚書郭進首薦先生遂陞山東僉憲提督學政先生聞命欣然曰此吾事也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按臨所至必先詢其行誼而後及於文藝集諸生親爲講授循循不倦各隨其才器成就之不求全責備而諸生感慕不已皆稱之曰薛夫子有一生貧欲祈退教官爲言先生曰生祭祀有掌乎曰掌磬先生

曰○聖○門○著○教○尚○矜○不○能○罄○八○音○之○一○生○能○鈞○聲○固○足○
器○也○其○曲○養○人○材○如○此○時○太○監○王○振○用○事○一○日○問○三○
楊○曰○吾○鄉○誰○可○大○用○者○三○楊○以○先○生○薦○遂○得○召○爲○大○
理○少○卿○諸○生○聞○召○泣○送○數○百○里○爲○位○而○尸○之○先○生○至○
京○師○入○宿○朝○房○三○楊○過○之○不○值○私○其○僕○曰○若○主○之○召○
王○太○監○意○也○詰○朝○朝○退○當○詣○謝○先○生○固○不○謝○又○使○語○
之○又○不○謝○而○振○更○先○餉○先○生○則○又○却○之○振○曰○夫○能○以○
美○官○予○人○者○我○也○不○與○薛○公○美○官○而○以○餉○薛○公○之○卻○
也○宜○哉○乃○改○先○生○爲○大○理○卿○先○生○不○謝○如○前○李○文○達○

學統

卷之三十

翼統

三

先○生○所○厚○門○人○也○復○使○強○之○先○生○正○色○曰○安○有○受○爵○
公○朝○謝○恩○私○室○者○振○聞○之○殊○不○悅○久○之○振○議○事○東○閣○
下○諸○卿○皆○拜○先○生○獨○不○屈○振○望○見○頤○而○立○者○先○生○也○
因○爲○貌○恭○也○而○心○銜○之○居○無○何○振○從○子○山○通○百○戶○安○
妾○安○死○欲○納○之○安○妻○責○妾○持○服○不○許○山○教○妾○告○妻○魘○
魅○夫○死○下○御○史○自○誣○服○先○生○三○覆○三○反○數○辨○其○寃○都○
御○史○王○文○素○憾○先○生○遂○譖○於○振○嗾○言○官○劾○先○生○受○賄○
出○人○死○罪○有○詔○廷○問○振○曰○是○固○當○死○竟○坐○死○罪○待○決○
下○錦○衣○衛○獄○時○學○士○劉○公○球○以○忤○振○死○詔○獄○人○皆○爲○

先生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辨寃獲咎死亦何
愧手持周易讀誦不輟至覆奏臨刑先生神色自若
會王振一老僕泣於爨下振問何爲僕曰聞薛夫子
賢者也而坐大辟今日將刑僕是以泣振問何以知
之僕曰鄉人也因爲振備言先生生平振爲之動有
詔赦之得不刑久之放歸爲民先生家居七年杜門
不出雖隣里罕得見其面弟子來學者日衆先生拳
拳誨以從小學以及大學由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
神不事語言文字而惟責之躬行之實問及科舉之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翼統

四

學則默然不荅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閭
禹錫徒步來學及別先生告之曰程門教人居敬窮
理而已王振死以言路交薦起爲大理寺丞尋致仕
戶部侍郎江淵言先生心術正大操履淳潔年纔踰
六十未嘗衰耗躬行實踐深明理學空置之館閣以
資啓沃不當聽其歸去乃召還進南京大理卿南京
鎮守太監興安時無敢與抗禮者先生至安特降階
爲禮退謂人曰是與王振作敵者豈可屈耶奉差太
監金英回京公卿皆郊送先生獨不往英乃言於衆

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送○吾○不○怪○也○入○見○言
於○帝○遣○使○召○先○生○將○大○用○之○中○官○沮○之○遂○改○爲○大○理
卿○蘇○松○有○饑○民○貸○富○民○粟○不○得○遂○火○其○屋○而○竄○於○海
中○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坐○以○謀○反○衆○畏○文○莫
敢○言○先○生○抗○章○力○辨○之○乃○得○減○止○誅○魁○首○三○四○人○文
大○恨○曰○薛○某○舊○性○尚○在○必○當○有○以○報○之○先○生○聞○而○笑
曰○辨○寃○獲○罪○又○何○愧○焉○天○順○元○年○英○宗○復○辟○以○都○御
史○楊○善○薦○夜○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
尋○轉○左○兼○職○如○故○一○日○召○入○便○殿○帝○方○燕○服○先○生○不
學○統

卷之三十 翼統

五

入○俟○易○服○乃○入○所○陳○皆○大○學○誠○正○之○義○爲○會○試○考○官
錄○成○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同○列○曰○此○數○字○久○不○言
矣○請○易○之○先○生○曰○平○生○所○學○惟○此○數○字○而○已○于○忠○肅
與○王○文○得○罪○且○坐○極○刑○先○生○進○曰○陛○下○復○登○寶○位○天
也○今○正○月○陽○生○乃○天○之○道○陛○下○用○刑○空○體○天○乃○詔○減
一○等○帝○初○復○位○日○接○見○先○生○禮○遇○甚○優○頃○之○連○日○不
見○會○欲○遣○使○徵○獅○子○於○西○番○先○生○力○諫○不○聽○又○曹○吉
祥○石○亨○等○用○事○李○南○陽○徐○有○貞○等○皆○落○職○先○生○嘆○曰
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哉○遂○引○疾○求○去○石○亨○雅○敬

先生謂先生曰先生旣不官留某爲先生請勅書俾
家塾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元世祖賜許魯
齋勅書以教鄉里魯齋懸之屋梁不以示人若資其
養曷若不辭官之爲愈也亨嘆息而去先生在閣纔
五月而歸行至直沽風雨不及館糧乏至日中猶未
食先生吟詠不絕子淳愠見先生杖擊之曰身困道
亨庸何傷旣歸四方從學者益衆市館至不能容先
生所學一遵伊洛微言以爲朱熹以來斯道大章無
庸著作直須躬行爾平生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

學統

卷之三十

翼統

六

一毫無所苟而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
如也接人和氣可掬無衆寡大小一以誠待之晚年
造詣高明踐履篤實至於純熟其教人有序言皆平
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嘗謂太極者卽吾仁義
禮智之性也五經四書一性字括盡爲學而不知性
非學也故惓惓以復性爲教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
而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
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櫝

而還珠也。又嘗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其讀書錄二十卷，皆因誦讀有得，輒爲劄記以備遺忘。而未嘗有意著作。詩文稿雜出門人子弟都之爲河汾集，大約皆切理之言也。先生一夕忽遘疾，整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七十有六。訃聞，贈禮部尚書諡文清。學者稱爲敬軒先生。弘治初，給事中張九功上言孔子之道與天同久，崇於有國，後世儒者有踐履真實學術。

卷之三十

翼統

七

術端醇，無愧聖門者。得祀廡下，竊見故禮部右侍郎薛瑄，上真知尊實行，仕則體國學以明道，濂洛之流波軍懷之步武。惟陛下以孔子之道治天下，辨真僞，別純駁，俾人知所向。臣謂瑄宜從祀孔子廟庭。詔祠於其鄉。九年，給事中楊廉言薛瑄所著有讀書錄，皆積年精思，有益後學。乞板置國子監，俾六館諸生摹印誦讀。瑄鄉祠廟亦宜賜之名額。遂賜額曰正學嘉靖間，言路先後言故禮部右侍郎薛瑄學行純備，出處矯峻，明興真儒。惟瑄一士，竊見宋有天下未三百

年周惇頤而下十有三人祀於孔庭元未及百年有
二人焉明家養士百七十七年矣豈翳如綫歿茲道
脉必欲其人非瑄不可然而屢奉詔書臨舉旋輟論
者或謂瑄著書稀濶不知道重綱常學輕文字宋之
胡瑗初無述作元之許衡所著何書而並列俎豆同
仰高山必以狼籍方稱博碩是楊雄王安石得攘臂
仲尼之廡也臣等謂瑄宐從祀隆慶中臺省先後如
前請詔集議闕左門上奏皆謂瑄宐從祀制曰可遂
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薛子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翼統

八

彭氏時曰先生心契乎性理之淵源行蹈乎聖賢之
軌轍窮達一心夷險一節真知實踐今之真儒也
楊月湖曰先生修己教人惟以復性爲務本朝理學
之冠惟先生一人

劉文安公曰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
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若論
其於道所得以比朱子諸徒若黃幹輔廣之親承微
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說未知可伯仲否

呂文簡公作先生祠堂記曰公之存時或曰公夫子

或曰真鐵漢或曰好官一人或曰不愧往哲或曰躬行實踐或曰本朝理學一人或曰學已至於樂地其不平者止權貴爾及其既沒或曰今之真儒當入孔廟或曰明體適用比元大儒當入從祀或曰潛心理學可祀廟庭或曰有功名教脩食廟庭無忝其未祀者蓋有待爾

嘉靖中科道雜遵馬三樂等會議曰故禮部侍郎薛瑄鍾河汾之靈秀接洙泗之正傳學以復性爲本以主敬爲要窮理以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潛心孔孟

學統

卷之三十

翼統

九

寤寐程朱自許衡而下造詣未有或之先者也夷考其平生剛方正直不畏強禦清修苦節可質神明拳拳乎致君堯舜而不隨世以就功名侃侃乎許身稷契而不因難以移厥志知行兼全表裏無間誠昭代理學名臣之首出純然而無議者也矧今士習漸流道貞日晦講良知者以頓悟爲妙而畧居敬窮理之功論道體者以幻空爲言而昧理一分殊之實非惟不足以明道而適所以病道也茲欲挽之於正惟在表章真儒使卓然知所崇嚮庶乎彰懿行於將來振

儒宗於百代。大道昭明。而正學丕著。其於世教非小補云。

整庵羅氏曰。薛文清讀書錄甚有體認工夫。見得到處儘到。區區所見。蓋有不期而合者矣。然亦有未能盡合處。信乎歸一之難也。錄中有云。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當矣。至於反覆證明。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愚則不能無疑。夫一有一無。其爲縫隙也大矣。安得謂之器亦道。道亦器耶。蓋文清之於理氣。亦始終認爲二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空礙也。

學統

卷之三十

翼統

十

愚竊以爲氣之聚便是聚。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長。事物之終始。莫不皆然。如此言之。自是分明。並無窒礙。雖欲尋其縫隙。了不可得矣。

又曰。薛文清學識純正。踐履篤實。出處進退。惟義之安。其言雖間有可疑。然察其所至。未見有能及之者。可謂君子儒矣。

又曰。讀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

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儼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爲此言而已

張崇儒曰粵惟六經孔孟之旨羽翼發明則漢儒之博唐儒之大宋儒之醇卓乎莫可尚矣然鵝湖聚訟數年不決乃其究確以紫陽爲正敬軒薛先生崛起河汾不由師傳不立門戶惟以居敬窮理體驗身心之間者用爲實功是德性問學蓋兩相致焉故自家食宦遊歷夷險以至迅雷易簣靡不挾策妙悟懼契

學統

卷之三十

翼統

十一

還塞輒札記之緣歲積則鮮第次或三復則若重疊是居然以著述謙讓未遑而梁間之束直備笥稿云爾

趙用光曰文清公一代醇儒爲理學稱首所著讀書一錄抽自心精言言著蔡而議者求多於著述謂是寥寥晨星將以翼聖經而開後學安所衷之噫嘻是欲支離大道而責顏閔以荀楊之業也夫道有本原學有戶牖文清之生也晚其於此道蓋已身履之而心遇之矣事有觸之而相符理有澄之而乍見則取

而筆之以備遺忘云爾非欲儆精神乎雕篆而預以
待來世之取衷也迨其晚年束著梁上淨几微吟則
此一編者又履之跡而魚兔之筌蹄矣耳食者顧欲
以著述求之不已贅乎

趙訥曰文清學有淵源泛應皆無不可顧全集中文
詩諸作或出於人事之酌惟讀書二錄則本乎心得
而見於躬行非若他集之比也

顧涇陽曰薛文清讀書錄似乎句句是現成的不會
使自家些子意思只句句從躬行心得中拈出來便

學統

卷之三十

翼統

十一

句句是文清的

愚按文清謂學者幸生洛閩之後斯道旣已大明
不用更事著述惟當以躬行實踐爲主以故生平
出處大節以及日用細行自信不疑獨立不懼凡
事物當前取舍從違判然兩截如紅爐點雪烈焰
燎毛畧無停滯自少至老壁立千仞百折不回此
非真有定見定守而能若是乎所著讀書二錄雖
則確守陳義少所發明然隻字片言都從心髓中
流出都從更嘗閱歷中來如道甘苦如說痛癢淋

滴○剉○切○直○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也○學○者○讀○
之○豁○然○猛○省○如○夢○推○覺○如○醉○解○醒○至○有○通○體○汗○下○
哭○泣○終○朝○者○其○為○裨○益○後○學○夫○豈○淺○鮮○以○視○夫○入○
耳○出○口○學○人○說○話○全○不○上○身○與○夫○穿○鑿○杜○撰○別○出○
新○解○以○譁○世○取○名○者○其○間○相○去○何○啻○一○霄○一○泥○哉○
推○為○有○明○一○代○儒○宗○不○為○過○矣○

學統卷之三十終

學統

卷之三十 翼統

七

不用更事者... 兼爲育則一升肅宗不爲... 疑獨立不懼凡

海○嶼○以○鞠○世○艱○吝○昔○其○間○昧○去○何○留○一○書○一○紙○迭○
耳○出○口○學○人○號○語○全○不○上○良○與○夫○穿○鑿○杜○撰○別○出○
哭○泣○終○朝○者○其○為○裨○益○后○學○夫○豈○淺○鮮○以○視○夫○入○
之○精○然○益○昏○城○夢○兼○覺○吹○輶○翰○鄂○至○存○魚○蠅○其○不○
商○禮○世○直○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也○學○者○讀○

學統卷之三十一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胡敬齋先生

先生姓胡名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嘗得鄰家遺物卽還之六七歲學於家塾言動如成人幾冠從安仁于同受舉子業知無所得而厭之聞吳聘君講義理之學於崇仁里慨然徒步往從之遊於是以前人自期以斯道自任以記誦辭章爲不足事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翼統

一

而端用心於內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謂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子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居家惟以悅親爲事兄每自外歸必迂於門外有疾躬自調藥家人化之篤宗族訓子姓不倦親死哀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總功之服悉遵古禮嘗曰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士之游情高遠者非

也。初家食有餘，推以與人，不償不之較。後家益窘甚，至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爲之籌，先生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四方樞衣及門者，日衆。於是築室梅溪山中，聚徒會講。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嘗曰：學不爲己，根本已失。雖有顏孟之聰明，亦不濟事。」又曰：「大抵人之爲學，易偏苟無真儒爲之依歸，則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詞章。功利是以依乎中庸爲難，且好高妙，厭卑近，好奇異，厭平實。喜寬縱，憚繩檢。此學者之通弊。」又曰：「學者功夫寧下而勿高，寧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翼統

二

沉而勿浮，貴博而不貴雜，貴精而不貴玄。又曰：「以真心行仁義是王道也。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又曰：「一日克己復禮，此王道之本也。又曰：「聖賢之教雖多，不出於存心處事。存心以敬，處事以義，敬義立而德不孤。後人處事多是智計才識，未有義以方外之實學。故獲禽雖多，終是詭遇。惟見得分明，則王道伯術判然二途，而不混其立論大指如此。旣而思周游四方以克廣其聞見，於是與二三高弟適閩，歷浙，入金陵，泛彭蠡而返。所至豪傑相迎，資其所益，時與上

饒婁一齋永豐羅一峯南昌張東白相與麗澤會於
戈陽龜峯間以陳白沙倡勿忘勿助之指爲亂苗之
莠而莊景豪放之士且將流於曠蕩之歸因不憚往
復辨論使學者不迷於所嚮嘗應學使李君齡聘主
教白鹿書院又嘗以諸生敦請講學貴溪桐源書院
並爲立學規俾永遵守大率以崇正道斥邪說爲首
務一稟考亭成法焉自孟子後獨推尊二程子朱子
以爲得其正傳他不與也所著居業錄論聖賢德業
經傳指趨學問功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翼統

三

而於異端佛老尤深辨而詳闡之惟恐其陷溺人心
變亂士習其畧曰爲學大端不出存心窮理二事故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古今聖賢說敬
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齋
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人不去敬上做功夫只去
心上捉摸照管及捉摸不住要求虛靜所以入於空
虛不知敬則心自存不必照看捉摸敬則自虛靜不
必去求虛靜靜不是無心無心則忘也此心仍有主
孟子所謂操則存存便有主有主則自然醒朱子所

謂靜中知覺也。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理亦易窮矣。敬有自畏慎底意思。敬有肅然自整頓底意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湛然純一底意思。故聖學以此做根本。存養省察皆由於此。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神不亂是敬之效驗處。敬該動靜兼內外未窮理時當主敬以立其本。既窮得理須敬以守之。方不失人能敬則惰慢邪僻之心不生。德性常得其養而天下之

學統

卷之三十一

四

大本在我。由是以窮理修身。可以馴至篤恭而天下平。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爲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這裏以爲存心者。皆非也。所以流於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曷嘗過絕思慮。以求不雜。程子曰。欲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有意於坐忘。卽是坐馳。敬則自無此患。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操存功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

外○又○有○致○知○功○夫○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
捉○住○心○來○存○在○這○裏○讀○書○論○事○皆○推○求○到○底○卽○是○窮○
理○非○是○懸○空○尋○得○一○箇○理○來○看○自○古○正○學○不○明○名○教○
無○主○學○者○纔○要○身○心○上○用○功○便○入○於○空○虛○纔○有○志○事○
業○便○流○入○功○利○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爲○真○故○也○今○
人○言○學○者○便○要○說○靜○時○無○心○某○問○之○設○若○無○心○亦○須○
有○理○夫○天○命○之○性○與○生○俱○生○不○可○須○臾○離○故○靜○而○未○
與○物○接○之○時○則○此○心○未○動○此○理○未○發○然○此○心○寂○然○在○
內○此○理○全○具○於○中○故○戒○謹○恐○懼○以○存○養○之○若○果○無○心○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翼統

五

無○理○則○存○養○何○用○必○有○物○在○內○故○須○主○敬○須○存○養○近○
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走○
如○何○不○猖○狂○顛○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分○明○
力○行○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
認○聖○賢○之○意○甚○多○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學○者○做○存○
心○功○夫○不○得○其○真○多○流○於○禪○似○是○而○非○者○莫○如○禪○教○
蓋○其○高○妙○之○言○足○以○動○人○其○工○夫○與○儒○者○甚○相○似○彼○
之○學○亦○用○功○於○心○性○而○以○虛○靜○存○養○爲○主○與○吾○儒○工○
夫○爭○幾○何○然○彼○之○存○心○適○以○空○其○心○之○體○滅○其○心○之○

用○彼○之○見○性○不○過○想○像○其○形○似○非○真○能○見○乎○天○命○之○
性○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該○也○故○爲○心○學○之○害○者○莫○
甚○於○禪○今○之○爲○心○學○者○多○入○之○以○其○喜○虛○靜○好○高○妙○
忽○吾○儒○下○學○之○卑○近○厭○應○事○察○理○之○難○而○欲○徑○趨○高○
大○無○滯○礙○之○境○故○也○又○著○有○敬○齋○集○行○於○世○海○內○並○
傳○誦○之○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學○者○稱○
爲○敬○齋○先○生○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胡○子○

余○氏○祐○曰○敬○齋○胡○先○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遊○
康○齋○吳○先○生○之○門○退○而○藏○修○於○家○書○無○不○讀○理○無○不○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翼○統

六

窮○存○諸○心○者○不○以○一○時○而○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
而○或○遺○久○之○則○知○益○精○而○守○益○固○養○益○裕○而○得○益○深○
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理○有○契○於○中○而○無○可○告○
語○事○有○感○於○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於○冊○而○命○以○是○
名○蓋○取○易○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之○義○也○其○間○於○異○
端○佛○老○之○學○尤○加○深○辨○詳○闡○蓋○亦○有○爲○而○發○故○其○詞○
繁○而○不○殺○焉○祐○嘗○因○是○錄○竊○觀○先○生○之○學○纖○微○昭○哲○
有○不○可○掩○之○明○分○寸○積○累○有○不○可○泯○之○實○強○毅○堅○忍○
有○不○可○易○之○操○宏○遠○周○悉○有○不○可○窮○之○用○遠○追○千○古○

舉天下不足以回其心。高出一世。舉萬物不足以撓其志。讀者深思而有得焉。則其學之醇。道之美。迥然無儔。躋之濂洛關閩之列。可也。雖然。先生之道。本欲施之天下國家。而與斯人相忘於無言之境。奈何卒與時違。未獲小試。乃不得已。而有是錄。其志可悲也。已。其道可慨也已。

楊月湖曰。本朝以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敬軒有讀書錄。粹然一出於正。國初以來。名公所著。未有或先之者也。近年乃得敬齋居業錄。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翼統

七

一出於正。讀書錄之外。惟見此爾。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由體驗涵養中來。非考索探討。致然讀其書者。其尚有以識此哉。

張氏克修曰。先生之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爲期。謂非身心內外一主於敬。則亦無所依據。以爲之地。故特以敬名齋。夷考其可知者。雖在屋漏之中。夫婦相對。如賓。甚至一椀。椀筐篋之微。亦區別精嚴。沒齒不相淆亂。接應賓客。深衣中履。終日儼然而性度寬和。談論疊疊。人亦往往樂從之。遊先生以堯舜之道。不外

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世之游情高遠者非也故其爲道必始於卑近以漸造乎高遠循循有序而方與未艾之勢實不容已焉雖不幸老死林泉無以考其本末兼備之明驗然於斯理體認親切一反求身心以得之真可謂儒者之高蹈今世之逸民而先生無求於世世亦不知有先生惜哉又曰先生鶉衣簞食每有超然自得之趣一切勢利紛華舉不足以動其心至於老佛之說尤所不取皆搜剔根靈而深闢之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翼統

八

吳廷舉曰敬齋胡先生所著居業錄中間天地之化生鬼神之情狀聖賢之出處學問之精微心性之源異教之歸宿禮樂綱常之懿兵刑政教之端事事物物句句言言皆能探其隱微也中其宥察也破其膏肓也朱子而後立論廣大精微高明平實者先生一人爾惜乎一命未霑九原不作天於大儒何所爲哉

陸氏瑞家曰本朝理學之臣胡叔心完璧也席珍懷待聘之資遜世絕憂悶之志

整庵羅氏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
居業錄中言敬最詳蓋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
有味也然亦儘窮理但似乎欠透

馬津曰胡子之學近自身心以至家國天下一以敬
爲之主聖賢之學也故其言多粹觀其所著居業錄
若文集要語視程朱所到雖非後學所敢妄議其間
議論相符指意相發推明羽翼之功則有在矣

李楨曰先生之人清醇先生之學嚴敬故其爲言幽
窮性命顯示工夫遠邇聖賢傳及政教其於邪說詖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翼統

九

行斷斷乎不少假借羽儀一世而甘心蓬藿德與時
潛超然利達得喪之外又非世之空言者易云修辭
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其先生之書之謂乎

陳文衡曰夫學者將以適於用也自聖學失真卑者
溺於功利高者涉於玄虛其所論著非不侈然仁義
性命之談然夷考不掩總之無當於用安所稱實學
哉國朝理學若河東薛氏餘于胡氏兩先生者朝志
聖賢之道粹然一出於正學問宗旨大較符合說者
謂河東致位館閣立朝事業彰明較著餘于一布衣

爾終其身讀書講學無所表見於天下天下亦私竊疑之謂漫衍未効孰與功見言信噫是非知先生之學者先生之學身心內外一主於敬自夫婦居室之近以至於應接事物進退古今確然有不可易之見淵然有不可窮之用嘗自勵曰誠敬旣立本心自存力行旣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之能事畢矣此實先生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堯舜之道巍然煥然不過起於兢業一心謂敬爲齊居默坐有體無用者舛矣蓋修己此敬安人安百姓此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翼統

十

敬第得時行道則爲敬事群居類聚則爲敬業爾藉令畧本體而惟功業之程則九合一匡非不焜耀一時何曾西深鄙之不屑與同日語哉彼其闕於聖賢大學之道卽建樹鏗錡終涉粗迹無標之影無源之流君子何取焉先生敦本尚實誠有用之學與河東易地皆然惜也不獲一試其志誠可悲已

李懋楡曰禮有之退息必有居業易有之修辭立誠所以居業禮云毋不敬易云洗心故學大居敬總之不離乎心者近是倘所稱常惺惺法非耶先生居業

錄大抵所爲止敬而作也。先生號敬齋生，平學力盡在於是。知其解者，旦暮遇之。千秋萬禩，見先生於羹墻，有以夫。

何氏喬遠曰：敬齋學問大指，雖尊程朱，亦能察其精微，而不至盡阿所好。所著居業錄，其辭辨其氣昌。凡古今之治亂學問之深淺才術之高下，了然洞豁，有體有用，有經有緯，非尺幅拘孿之比也。

高景逸曰：敬齋以敬成性者也。

愚按：餘干之學以敬爲主，平居動靜語默出入起

學統

卷之三十一

翼統

十一

居○固○一○弗○主○於○敬○記○曰○無○不○敬○餘○干○之○謂○也○故○特○以○敬○名○其○齋○而○歿○後○易○名○亦○曰○文○敬○敬○者○徹○上○徹○下○成○始○成○終○之○道○也○干○聖○相○傳○不○越○乎○此○卽○異○端○之○得○罪○聖○門○至○夷○於○異○類○者○無○他○焉○坐○不○敬○爾○敬○之○時○義○大○矣○哉○乃○若○餘○干○其○亦○可○以○爲○敬○矣○又○按○餘○干○與○新○會○並○出○康○齋○之○門○康○齋○之○學○可○考○而○知○也○而○餘○干○之○所○造○固○如○此○新○會○之○所○造○又○如○彼○將○無○學○貴○自○得○不○僅○在○沾○沾○師○友○之○益○與○蓋○餘○干○初○從○康○齋○遊○旣○而○藏○修○於○家○上○師○洛○閩○始○得○聖○人○之○

敬○而○所○著○居○業○錄○及○敬○齋○集○拳○拳○惟○佛○老○之○闢○深○
以○學○者○入○於○空○虛○爲○大○懼○蓋○指○新○會○也○康○齋○頗○涉○
於○粗○而○新○會○實○流○於○異○一○師○一○友○並○愧○餘○于○遠○矣○

羅整庵先生

學統卷之三十一終

卷之三十一

翼統

七

下成始成終之道也... 不得不起乎此即見...
之得罪聖門至夷於異類者無他焉坐不故爾...
之時善大矣哉乃若... 其...
餘于與新會並出康齋之門康齋之學...
效昧而濂會實流於異一補一丈並劇繪于鼓矣...
以學音入於空虛爲大懼蓋指新會也康齋頗涉...
遊而汎濫最業驗又遊齋集拳拳辨辨法之闡...

學統卷之三十二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羅整庵先生

先生姓羅名欽順字允升別號整庵泰和人也父用俊爲青田教諭以成化元年乙酉十二月辛巳先生生於官舍先生稟性端慤不好遊戲初入塾循守規矩異於他兒稍長篤志於學識者以爲遠大器也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學統

卷之三十二

翼統

一

編修閉戶下帷謝絕交謁有執贄求見者拒弗納初見禪家證道歌以爲其理神妙莫有加焉旣而取五經四子及濂洛關閩諸大儒之書潛玩久之乃喟然嘆曰昔二程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而又力排之蓋見之審也因自悔從前所見乃此心之虛靈而非吾性之實理於是研求體認於道心人心之分與盡心知性之說窮極旨奧以庶幾不惑焉十三年陞南京國子監司業時祭酒久缺監規積弛先生至則釐

正士習六館肅如也已而祭酒章公懋至以人言頗
疑先生後徐察先生所爲乃大敬服每事必咨訪而
後行正德三年滿考時劉瑾擅權朝士悉出其門或
謂先生宐一通意先生不可曰是舉吾生平而棄之
也瑾聞之果怒削籍爲民瑾誅復職上疏言四事曰
修德曰勤政曰作士氣曰審時宐疏入不報晉南京
太常寺少卿累遷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轉左上疏言
銓選久任之法時未能行攝部事甄別精慎有夤緣
內監媒進者必論奏付法司治罪以杜倖濫銓政爲

學統

卷之三十二

翼統

二

之一清陞南京吏部尚書以父病乞休詔許歸省尋
改禮部尚書父沒服闋起補舊官疏辭不允俄改吏
部尚書懇疏致仕許之先生自以爲早年受學不過
爲祿仕計年幾四十始有志於道而官守拘牽功夫
未能專一故力辭冢宰之命不拜自是家居掃跡潛
心體究者二十餘年而後深有以自信曰道其在是
矣先生嘗曰此理在心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
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眞湛寂而無餘惟其無餘是
以至約故人心道心之辨明然後大本可得而立大

本誠立。酬酢自當沛然。是之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又曰。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故大學之教。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也。今之學者。動以不能盡格天下之物爲疑。是豈嘗實用其功。徒自誣耳。且如論語川上之嘆。中庸鳶飛魚躍之旨。孟子犬牛人性之辨。莫非物也。又如中庸言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而以之言聖人之道。何耶。於此精思而有得焉。天人物我內外本末。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則所

學統

卷之三十二

翼統

三

謂物者。果性外之物耶。又曰。程子之時。禪學盛行。學者溺於明心見性之說。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致思。故常陷於一偏。蔽於一己。而不可入堯舜之道。二程切有憂之。於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鮮矣。又曰。此理誠至易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正所以求至於易簡也。苟厭學問之煩。而欲徑達於易簡。

之域是豈所謂易簡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爲此說者適以投其所好然其爲斯道之害甚矣是時白沙論學有致虛立本以自然爲宗之說陽明有致良知與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說先生曰是皆斯道之蝨賊也乃一尊程朱以上遡孔孟又集諸佛書博窮其指辭而闢之使不得以其似而亂吾真嘗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所謂空空卽虛也

學統

卷之三十二

翼統

四

既欲其卽相卽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卽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卽靈也凡釋氏之言性其本末不出此三者而已顧自以謂無上妙道乃敢駕其說以誤天下後世之人至於廢人倫滅天理其貽禍可勝道哉又曰張子韶以佛語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於聖門甚矣而近世之談道者猶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又曰胡敬齋力攻禪學蓋有志於闢聖道者但於禪學本末似乎

未嘗深究而以想像二字斷之似乎未服其心蓋吾
儒之有得者固是實見禪學之有得者亦是實見但
所見者不同爾彼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亦自分
明灑脫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
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不可與入堯
舜之道愚所謂有見於心無見於性當為不易之論
使誠有見於性命之理自不至於猖狂妄行矣又曰
王湛二子蓋嘗深服其才不能不惜其學術之誤其
所以安於禪學只為尋個理字不着偶見如來面目
學統

卷之三十二

翼統

五

便成富有而其才辨又足以張大之遂欲挾此以凌
駕古今殊不知成就得一團私意而已嘗見傳習錄
有云至善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於事物上怎
生來又云於事事物物求至善卽是義外以此知陽
明不曾尋見理字又嘗見甘泉雍語云天理只是吾
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以此知甘泉不曾尋見
理字斯理也在天在人在事在物無往不停停當當
此所以為至善也果然尋得着見得真就萬殊之中
悟一致之妙方知人與天地萬物原來一體不是牽

合○惟○從○事○於○克○已○則○大○公○之○體○以○立○順○應○之○用○以○行○
此○聖○門○之○實○學○也○若○但○求○之○於○心○而○於○事○物○上○不○理○
會○厭○煩○而○喜○徑○欲○速○而○助○長○則○其○回○光○返○照○之○所○得○
自○以○爲○千○載○不○傳○之○秘○圓○覺○固○其○第○一○義○矣○又○曰○聖○
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於○學○者○必○須○熟○讀○
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體○認○窮○究○方○尋○
得○道○理○出○從○前○諸○儒○皆○如○此○用○功○其○所○得○有○淺○深○由○
資○稟○有○高○下○爾○自○象○山○有○六○經○皆○我○註○脚○之○言○流○及○
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

學統

卷之三十二

翼統

六

了○以○爲○道○理○當○求○之○心○書○可○不○必○讀○一○言○而○貽○後○世○
無○窮○之○害○象○山○其○罪○首○哉○又○曰○自○昔○有○志○於○道○學○者○
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学○名○者○泰○然○自○處○於○程○朱○
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年○所○誤○而○棄○之○者○也○夫○
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
後○不○亦○誤○耶○蓋○先○生○之○學○卓○然○一○軌○於○正○而○以○力○闢○
異○端○爲○己○任○有○如○此○先○生○之○自○誌○曰○平○生○於○性○命○之○
理○嘗○切○究○心○而○未○遑○卒○業○於○是○謝○絕○塵○絆○靜○坐○山○閣○
風○雨○晦○明○不○忘○所○事○乃○著○困○知○記○前○後○凡○六○卷○所○以○

繼續垂微之緒。明斥似是之非。蓋無所不用其誠。力之殫矣。心之遠矣。亦非有加於分外也。而巡撫都御史張公岳上言。羅某攘斥異端。有功聖門。空隆尊年之典。使縉紳學士。知其以正道正覺見優。朝廷士趨民習。莫不率厲。詔巡撫巡按。及門存問。時嘉靖二十三年。先生年已八十矣。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先生生平志趣恬淡。蹈履矜潔。然身雖早退。而憂國懷君。未嘗少忘。聞朝政得失。動關欣戚。家居二十年。絕造請謝。門徒每旦正衣冠登學古樓。子弟入敘。

學統

卷之三十二 翼統

七

揖畢。端坐展卷誦讀。雖獨處無惰容。居無臺榭。宴無聲樂。微言細行。無纖芥可疵。鄉閭則之。而化於禮讓。子姓僮僕。守其教而弗遷。昆弟道義相淑。怡怡如也。至於辭榮之決。進退之嚴。可質神明。而貫金石。四方士子。無問識與不識。皆曰。先生當代之儀型也。所著有困知記。行於世。學者稱爲整庵先生。

李氏楨曰。整庵羅氏。奮起南服。以自得者。筆爲困知記。一書涵濡道術。咀嚼正味。精剖似是之非。躬衛箕裘之業。所謂回白日於旣西。障狂瀾於旣東。厥功於

是爲大獨其闡然自修謝絕門徒恥靦顏角尺寸几
席之講既寡其儔世之喜新奇捷徑而忘精實切近
甚有疾其說之勃勃害己也多閣置沉匿久而弗傳
惟俟知道君子力爲之表章流布的示來學庶吾道
幸矣

唐氏伯元曰世之儒者曰心卽性也心卽聖也詩書
障也聞見外也嗚乎果孰爲而傳之耶夫知本立命
於學者則誠要矣今也必去而詩書屏而聞見以求
其所謂心自奇自聖古先聖人之所皇皇切切若不

學統

卷之三十二 翼統

八

能當者今皆一語可了一蹴可爲其流不至於弄精
神滅性真毀覆禮教淪入禽獸而不已嗚呼此整庵
先生之困知記所以不可無於今日也

黃氏芳曰聖人之道誠明二字盡之矣誠之本體至
大而無不包明之妙用至精而無不當明以誠致誠
以明達雖若二事原無間隙非謂舍其本原而馳騖
乎外亦非專守其靈覺之體不假問學而能瞭然於
幾微得失之際也俗學出入口耳固無足稱而釋氏
明心見性之說凌空駕虛猖狂恣肆與堯舜以來相

傳○之○說○正○相○反○蓋○不○特○用○處○謬○戾○而○其○體○固○似○是○而○
非○者○也○整○庵○先○生○慨○然○以○衛○道○爲○已○任○爰○著○困○知○一○
編○根○據○往○言○意○皆○獨○得○於○凡○理○氣○之○微○心○性○之○辨○聖○
學○之○旨○要○治○道○之○機○括○神○化○之○妙○用○言○之○皆○親○切○有○
味○而○於○禪○學○尤○極○探○討○以○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
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其○明○且○悉○者○衛○道○於○是○乎○
有○功○矣○夫○吾○儒○之○道○體○用○皆○實○彼○釋○氏○者○特○枯○槁○自○
私○之○士○耳○顧○乃○因○似○亂○真○豈○不○悲○哉○

林氏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已居

學統

卷之三十二

翼統

九

官○如○精○金○美○玉○人○無○得○疵○及○家○居○杜○門○惟○以○著○書○明○
道○爲○事○本○分○之○外○一○無○所○預○且○觀○其○辭○冢○宰○一○節○真○
有○鳳○翔○千○仞○之○意○雖○孟○子○之○辭○萬○鍾○何○過○焉○可○謂○躬○
行○君○子○矣○視○夫○世○之○高○譚○闊○論○者○曰○我○孔○孟○我○孔○孟○
周○程○張○朱○要○不○屑○爲○爲○聲○利○束○縛○不○能○去○其○賢○不○肖○
爲○何○如○也○困○知○記○所○言○咸○於○斯○道○有○所○發○明○乃○若○距○
詖○放○淫○其○志○蓋○尤○拳○拳○焉○孟○子○曰○冉○牛○閔○子○顏○淵○善○
言○德○行○解○者○曰○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若○先○生○
者○可○不○謂○善○言○乎○

崖後渠曰周道微而霸臣興宋論繁而霸儒競霸臣
必藉强大以假仁霸儒必抗高立以邁學均之求遂
其勝心焉爾孟子陳王道朱子申正學當時角而立
者與爭矣至於今昔與角者泯如也弘治中士厭文
習之痿而倡古作嗣起者乃厭訓經之卑而談心學
是故慨顏後之失傳申象山之獨造創格物之解剽
禪悟之緒奇見盛而典義微內主詳而外行畧矣整
庵先生著書四篇曰困知記摘似明真別偽正實洋
洋哉其武夷之衍乎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國

學統

卷之三十二

翼統

十

困於氣一邪一正學趨於時上驕而下好私則治消
朴散而名可要則正淆故天竺之空要於直温柱下
之無徑於博約然世將亂天預生彌之者豈其慧於
道之否乎噫唯先生真其人哉

黃氏佐曰昔之異端鄉愿楊墨皆非吾徒也故辨之
而人莫不信從今之異端援儒入禪皆吾徒也故辨
之而人不吾信天將使斯民自邪而歸正由瞞以趨
明則必篤生哲人以爲之先覺焉書之帝迪詩之天
牖蓋言覺也乃若漢譯佛書實自明帝所得四十二

章始其言以絕欲爲本。初無所謂禪覺者。由晉至唐。剽竊儒言。轉成圓覺頓宗。吾徒反援之。以爲簡易。於是仲尼刪述之經。尚且擯而不信。又何辨之可施乎。近得整庵羅公所著困知記讀之嘆。曰。天之覺民。其在公乎。彼謂致吾之知。不必學古訓。而後爲有獲。公則證以經書。而辨其以非爲是。彼謂宗吾自然。不必事躬行。而後爲有得。公則求諸實踐。而辨其似是之非。何者。吾儒內外合一之學。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以明覺爲自然。則必有爲爲應迹。若徒言知而不貴學統。

卷之三十二 翼統

十一

力行亦奚異於圓覺之說。視有爲如夢幻泡影者哉。公之立言。家傳人誦。將使邪者自此正。晦者自此明。天下之民。蓋有攸賴焉。

陳氏察曰。吾道淵源。川流日麗。終古常新。晦明通塞。存乎其人。學士經生。讀書較同。識趣或異。志在發策。決科竟於浮華。利達者固不足論。志不止此者。所見又或差池。抗失則虛偏。失則滯間。有資稟英明。高視濶步。自詭於深造。獨得志則偉矣。顧涵養本源。未必中正純粹。卒之辭意頗僻。有眩光景而忽精義者。有

欲以靈覺爲道心者甚至以主敬爲綴以朱子之傳註爲支離後生好事隨衆觀場因依以爲新奇殊不知其起於一念之好高其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則求正學於今日畧無可指摘而足以羽翼聖經賢傳者微困知一編吾誰與歸

陸氏粲曰自宋氏以來談經者折衷於程朱之書今之爲新學者視如弁髦而將棄之猖狂恣睢一唱百和未流之害君子懼焉此羅公之困知記所爲作乎是故其詞確其說詳其剖析於異同之間明白簡直

學統

卷之三十二

翼統

十一

無所回互公豈好辨哉公亦有不得已焉爾矣公師程朱者也而深思力踐不爲空言則所自得者多矣明興言理學獨薛文清爲稱首其醇且正以公方之吾未知所先後也而深嚴縝密殆於過之讀其書知其用力於斯道之專且久也曰困知者公之謙也

何氏喬遠曰整庵困知記三篇其於性情心意之蘊學問之原斤斤芒忽之間而皆出於苦思妙契之餘顧其學不開門授徒有請益者則開示之是以世人競趨王氏學

又曰整庵無一毫越軼聖門宗旨視王陽明尤篤也
顧涇陽曰羅整庵先生一團正氣可挽末俗之頹

愚按整庵之學始以禪入後悟其非慨然聖人之
道而深闡釋氏之謬以謂釋氏一家之言有見於
心無見於性其所謂覺第知覺之覺不能要於天
命之本來而徒以空寂靈妙爲境界是以格物致
知皆弁髦之無用遠之陸象山楊慈湖近之陳白
沙王陽明皆原於此則何以使物我俱融內外兼
照盡己性以盡物性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故特著

學統

卷之三十二 翼統

十三

困知記以救之又以陽明所著朱子晚年定論實
皆朱子早年未定之說復爲之考訂其非而力斥
其誤俾一時狂誕之徒語塞不能置一喙而後世
乃得據此以爲崇正距邪之左券斯其爲功聖門
寧淺鮮也哉或曰整庵於天人性命之微言之似
不無出入此固然矣蓋整庵之於薛胡亦猶橫渠
之於周程也是豈後學所易幾及者哉

學統卷之三十二終

聖門宗旨王陽明

學統卷之三十三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冉卬

冉卬字伯牛仲弓之族也。生於魯之鄆。少孔子七歲。孔子始教闕里。同顏路之徒。往受學焉。孔子勤小物。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初孔子為中都宰。及定公進孔子為司空。遂以伯牛為之。嘗從孔子。阨陳蔡。以德行著稱。後得惡疾。孔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一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卒葬汶上縣西門外。感化橋側。後遷於東平州西五十里。滕縣亦有伯牛墓。云唐追封鄆侯。宋加封東平侯。改封鄆公。明祀稱先賢冉子。

仲由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性鄙而好勇。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鷄。佩玃豚。以陵暴孔子。孔子設禮誘之。後乃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曰：君子尚勇乎。孔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

勇而無義則亂。小人有勇而無義則盜。孔子問子路曰：女何好？對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所謂亂亡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二

興也。勃焉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子路將行，辭於孔子，請贈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孔子爲魯司寇，使子路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孟氏之宰，公歛陽，獨不肯墮。郈圍之，弗克。子路爲蒲宰，見於孔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

孔子曰然吾語汝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
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而正不
難矣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
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
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
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
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
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
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三

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
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
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
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
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
是義之也由弗能季氏祭其廟逮闇而祭暮而不成
禮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
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
知禮乎子路從孔子厄於陳蔡後又從之匡匡人以

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曰始以爲陽虎也遂解而去子路見孔子曰昔由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四

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顏籛善事親子路義之後籛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旣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孔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孔子之在衛也出公輒方與父莊公爭國子路問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蓋孔子所謂正名者未有子而不父其父云爾而子路不喻以蹈其難出公之十三年子路爲孔懼家

臣慍之母伯姬。莊公之姊也。莊公因伯姬以入於孔氏。迫孔慍於廁。強盟之。遂刼以登臺。出公奔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慍。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者。莊公也。莊公聞之。懼。下石乞。孟賁。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五

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於是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孔子拜之。旣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蓋子路勇者也。嘑而銳。孔子固頗抑之。嘗曰。由也。兼人。故退之。退之者。抑之也。故於其在陳。慍見。則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問行。三軍則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論衛政。先正名。則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使門人爲臣。則曰。由之。

行許也。鼓瑟則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使子羔爲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是故惡夫佞者。」言志則曰：「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凡此皆所以抑之也。抑之使俯就焉，以庶幾合於所謂中。而子路則未之能也。卒闇於大義，不知仕輒之爲非，而自及於禍。君子於此深惜之。然子路生平剛直，力行可畏，在聖門以政事著稱。論語記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又記子路無宿諾。孔子嘗稱之曰：「片言可以折獄。」又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又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不畏彊禦，不侮鰥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蓋子路之見稱於師友有如此。其言行具詳論語家語左傳等書。厥後孟子有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會西亦曰：「子路吾先子之所畏也。」而後世學者皆以子路勇於改過爲百世師。云子路葬於蒲，今長垣縣也。或云在清豐縣，或云在開州有三墓。

未知孰是唐追封衛侯宋加封河內公改封衛公廟
祀稱先賢仲子

宰予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晝寢問短喪對哀公
問社問從井救人孔子皆責之嘗曰以言取人失之
宰予蓋深警之也宰我從孔子厄陳蔡使於楚楚昭
王以安車象飾困宰我以遺孔子焉宰我曰夫子無
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
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七

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
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
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
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
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
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
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
之重貺乎宰我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
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亂

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孔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宰我問鬼神，又問五帝之德，孔子並告之，詳具家語。宰我嘗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謂宰我善爲說辭，又謂宰我智足以知聖人，信不誣也。史記云：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按左氏傳：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蓋與難者闕止也。亦字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八

子我非宰我也。字偶相同。太史公因誤記之云爾。宰我墓在今曲阜縣西南三里。唐追封齊侯，宋加封臨淄公，改封齊公。明祀稱先賢宰子。

冉求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嘗侍坐，孔子命之言志，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季康子問冉求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冉求仁乎，孔子曰：干

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旣仕
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哀公十一年
齊師伐魯及清季康子謂冉有曰若之何冉有曰
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康子曰不能再有曰然則
居封疆之間康子告二子二子不可冉有曰若不可
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魯之羣室衆於齊之
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
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我而不能戰子之恥也
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叔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九

孫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
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
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
師冉有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
爲已徒卒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乃從師及齊師
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冉有用矛以帥衆遂入齊
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是時孔
子在衛冉有言於康子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
求治是猶却步而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

衛將用之。已有材。而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康子以告哀公。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於是自衛反魯。詳具家語。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不可加刑。庶人不可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凡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退而記之。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對曰。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從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學之故也。冉有資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十

稟謙退。見義不能勇。爲嘗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嘗問聞斯行諸。孔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疑之。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然冉有之於季氏。亦終不能大有所正也。如季氏旅泰山。用田賦。伐顓臾。孔子皆以冉有弗能救正也。而責之。至季氏富於周公。而冉有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所以責之者至矣。責之亦猶進之之意也。他日孔子又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僭天子。

舞八佾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之宰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已是冉求之行也今兗州府滕縣南三里栢塚社有冉子墓滕人疑爲冉有墓云唐追封徐侯宋加封彭城公改封徐公明祀稱先賢冉子

顓孫師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也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才高意廣外矜莊而寡誠信孔子每教之門人亦友之而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十一

弗敬子張學干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子張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

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張問政孔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問入官孔子曰安人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犄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拒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子張退而記之孔子筮卦得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十一

賁喟然而嘆子張進曰師聞卜得賁吉也而夫子嘆之何也孔子曰賁非正色是以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蓋孔子之所以教子張者如此一日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孔子曰過猶不及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然子張自聞聖教之後晚年所造頗近篤實無復向者浮鷺之病也其自言曰士見危授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

已矣。又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
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
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
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
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
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
龍而非龍者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
也。敢託而去。子張旣除喪而見孔子，子之琴和之而
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子張
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
庶幾乎及卒。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
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子貢曰：美功不伐，貴
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做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今徐
州蕭縣南三十五里堀坊村西有子張墓，云唐追封
陳伯宋加封宛丘侯，再加封陳國公，明祀稱先賢，顓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十三

子

會點

會點字子皙宗聖參之父也父子同事孔子會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嘗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子命之言志次及會皙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孔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會皙爲人狂而直季武子之喪也大夫弔會皙倚其門而歌故孟子曰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古

狂也會皙卒葬南成山後漢王符所謂南成之冢是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唐追封宿伯宋加封萊蕪侯明稱先賢會氏配祀啟聖祠

公西赤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習於禮容應對孔子嘗使之言志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孔子曰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孟武伯問公西赤仁乎孔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

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
周急不繼富孔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
則難也子華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以擯
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
客之事則達矣孔子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
之禮者其於赤也又曰赤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然
恩勝禮也孔子儀服不修則以子華侍曰吾以子自
厲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莊敬而能肅志通而好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五

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
之喪子華爲志焉飾棺牆置嬰設披周也設崇殷也
網練設旒夏也備三代之制以尊師且備古云唐追
封郃伯宋加封鉅野侯明祀稱先賢公西子

宓不齊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爲單父宰
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母望而許也許之則
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
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瀕行過於陽晝曰

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鱈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鱈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請於魯君，願得近史二人同至。官至則陰戒其邑吏，令二史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又怒之。二史辭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去

去報於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子才任霸王之佐，屈節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魯君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使告子賤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請從子之制。子賤由是得行其政。齊人攻魯，道由單父。時麥已熟矣，父老請縱民穫麥，無徒以資寇。三請而子賤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使人讓子賤。子賤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畔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患且數世不息矣。季孫聞之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時孔子

之。兄子蔑與子賤皆仕。孔子過蔑而問焉。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蘖，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蔑也。對曰：無所亡，而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嘆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他日問曰：子治單父而衆說，何施而得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七

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一人。孔子曰：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之道。孔子嘆曰：欲其大者，乃於此乎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子賤治邑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敝裘入單父界，見野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

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卽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
名爲鱣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鮪吾大夫欲長之
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
德至使民間行若有嚴刑於旁巫馬期間宓子何行
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
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子賤在單父彈鳴琴身不下
堂而治旣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
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間於子賤子賤曰
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宓子賤則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六

君子矣巫馬期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家語稱子
賤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魏鍾繇擬諸道德齊禮
有耻且格異於任察畏罪者云所著有宓子十六篇
墓在今壽州南六十里鉄佛岡舊有碑云子賤爲魯
使吳卒於道因葬焉唐追封單父伯宋加封單父侯
明祀稱先賢宓子

原憲

原憲一曰仲憲字子思魯人一曰宋人少孔子三十
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嘗問恥孔子曰邦有道穀

邦無道穀恥也。又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孔子爲魯司寇，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孔子曰：毋以與爾隣里鄉黨乎？孔子歿，原思隱於衛，居草澤中，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思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思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隱，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也。原思徐步曳杖，歌商頌，而返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蓋原思狷者也，獨行踽踽，雖若未進於中行，而廉頑立懦，亦卓然可尚者矣。今費縣西北一百二十五里有原憲墓，俗呼爲原憲屯。唐追封原伯，宋加封任城侯，明祀稱先賢原子。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九

高柴字子羔齊人敬仲高俛十代孫也或曰衛人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而有法少居魯知名於孔子之門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啟螫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然孔子嘗曰柴也愚及子路使爲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以其未學而從政也無何子路仕衛子羔亦爲衛士師出公之難子羔出子路止死子羔之爲士師也別人之足及其出也走郭門別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子

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隊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旣而迫者罷子羔將出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刑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別者曰斷足吾自取之獄將決而君愀然不樂君非私我也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子羔復仕魯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至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綏兄

則死而子羔爲之哀。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詩以告。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哀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問於子羔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子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公子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遂及齊盟。蓋子羔之仕於魯，衛並卓有可觀，無亦有警於夫子之教而學問以變化其氣質與？子羔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于大病，則如之何？子羔曰：吾聞之，生有益於人，死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三

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葬我不毛之地可也。今稱子羔墓者有四：一在沂州，一在東阿縣，一在陽穀縣，一在太康縣。未詳孰是。唐追封共城伯，宋加封共城侯，明祀稱先賢高子。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進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子若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孔子問子若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

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開從此見之若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墨子曰漆雕開形殘孔叢子曰漆雕開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於德哉程子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云墓在今上蔡縣城北華彼鎮唐贈滕伯宋加封平興侯明祀稱先賢漆雕子

澹臺滅明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至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旣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子游宰武城因孔子之問亟稱其賢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子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今吳地東南有澹臺湖豫章有進賢門進賢縣皆其南游遺蹟云地志稱子羽墓有四一在南昌府城內一在費縣一在鄒縣

一在陳留縣未知孰是唐追封江伯宋加封金鄉侯
明祀稱先賢澹臺子

樊須

樊須字子遲魯人樊皮之後少孔子四十六歲樊遲
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
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
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
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
遲弱仕於季氏齊伐魯及清武叔菟乘冉有帥左師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三

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
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
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
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遁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
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孔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
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
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樊遲屢問仁又屢問知孔子皆
有以荅之詳具論語唐追封郃伯宋加封益都侯明
祀稱先賢樊子

南宮緇

南宮緇又名适字子容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云魯昭公七年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鄭勞僖子病之將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我卽歿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竝師事孔子昭公二十年孔子與南宮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及去周老聃送以言南宮獲與聞之遂三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五

復白圭云初南宮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後得反載其寶以朝孔子聞之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南宮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司鐸火踰宮宮桓僖宮災球火者皆曰顧府南宮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惟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南宮之力爲多也穆公時辛寬見公曰臣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

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寬出南容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南容對曰寬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辛寬也南容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荅南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南容以智自將治亂咸宜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三

故孔子謂其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兄之子妻之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賦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唐追封郟伯宋加封襲丘侯改封汝陽侯明祀稱先賢南宮子

公皙哀

公皙哀字季沉齊人天下多仕於大夫爲家臣季沉鄙之未嘗屈節爲人臣孔子嘆賞之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沉未嘗仕太史公曰季沉原憲

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
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
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唐追封鄆伯宋加
封北海侯明祀稱先賢公皙子

商瞿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
授之子木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
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於人光子乘羽羽傳齊
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傳菑川人楊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三

何何漢元朔中以治易爲中大夫至宣元間有施

孟

喜

梁丘

賀

京

房

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

直

高相

二家之說語具漢書隋書蓋孔子繫易傳之自子木
始唐追封蒙伯宋加封須昌侯明祀稱先賢商子

公孫龍

公孫龍字子石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齊田常欲爲
亂移兵伐魯孔子欲退齊師以掾魯子石請行孔子
弗許子貢嘗謂子石曰子何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
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或曰子石

卽公孫尼子也。著樂記緇衣等篇。其書粹然一出於正。後戰國時亦有公孫龍者。趙平原君之客也。著堅白同異之論。其爲說淺陋迂僻不雅馴。孔穿辨之詳矣。而鄭玄以爲卽子石誤也。或曰子石衛人未詳孰是。唐追封黃伯宋加封枝江侯。明祀稱先賢公孫子。愚按孔門弟子見諸家語論語史記古史及文翁圖石室圖索隱注等書爲數不同。姓氏多互異。卽歷代褒崇秩祀典禮。其間舉廢升降增損之故。亦復不一。今不具論。惟取其言行有所表見者錄之。

學統

卷之三十三

附統

毛

餘者闕焉。或曰宰我冉有季路非大賢。與而胡僅附之也。曰十哲世俗之論也。未可以爲定也。予之短喪求之附季。由之仕。輒亦非細故矣。故稍抑之。

學統卷之三十三終

學統卷之三十四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左丘明

左丘明中都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或曰魯人。與孔子同時。孔子嘗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室既微。載籍殘缺。孔子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丘明觀學統。卷之三十四 附統 一

其史記而修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亂臣。賊子。於是。大懼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丘明恐失其真。乃爲之傳。其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以究其所窮。曰。春秋左氏傳。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於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

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曰春秋外傳云丘明授魯申
申授吳起起授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虞卿作抄
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漢張蒼及賈誼張敞劉公子
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貫
公授子長卿長卿授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
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哀帝時待詔爲郎授
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
者本之賈護劉歆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
問諸儒皆不對歆遂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左氏始得

學統

卷之三十四 附統

立於學官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晉杜預又爲經
傳集解而杜義盛行于今升史議歷詆諸家獨歸美
左傳云丘明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
蓋著作之良模也自漢興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
五家春秋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其三家
立於學官孝武立公羊孝宣立穀梁平帝始立左氏
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公羊穀梁寢微丘明墓在嶧
縣東北七十里一在肥城縣未知孰是宋追封瑕丘
伯尋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中都伯明祀稱先賢左

公羊高

公羊高齊人受經於卜子夏因孔子所修春秋著爲傳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趙人董仲舒著以竹帛子都授東海嬴公嬴公授同郡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於朝授李育育授羊弼弼授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

學統

卷之三十四 附統

三

宋追封臨淄伯明祀稱先儒公羊子

穀梁赤

穀梁赤魯人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赤赤爲經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申公申公授瑕丘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本治公羊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帝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卒用仲舒於是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典太子旣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江公之傳其後浸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沛

蔡千秋從廣受。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卽位。問
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
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言穀梁子本魯學。公
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以治穀梁爲郎。召
見與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
事中。選郎十人從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
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評公
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
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
學統

卷之三十四

附統

四

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
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
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
盛。於是更有尹更始胡常申章昌房氏鳳之學。宋追封龔
丘伯。尋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睢陽伯。明祀稱先儒
穀梁子。

愚按左氏公羊穀梁三子。雖非聖門弟子。而一受
經於聖人。一受經於聖人之高弟。前後發揮春秋
大義。以嘉惠後學。此可謂非聖人之徒。與自昌黎

謂左氏浮夸柳州亦謂其說多淫學者頗疑傳春秋之左氏非論語之左丘明也而論議公穀者或曰公羊可奪其中有非常異議不經之論或曰穀梁得春秋之旨而失之短范甯亦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秦漢以來是非同異聚訟紛紛又何怪荆公有斷爛朝報之毀也然劉子駿曰左丘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之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固自不同朱子曰左氏曾見

學統

卷之三十四 附統

五

國史故考事精詳公羊穀梁不曾見國史故考事甚疎而義理却精嗚乎此亦三傳得失之林也要之有功於麟經不小矣

學統卷之三十四終



